

# 有理受，無理也受，原來是修行

林香君

未來與樂活產業系 教授 兼  
生命學研究中心 主任

大師說過很多故事，但我特別記得他自己經受的這段被稱作「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的故事，單這一個，就受用無窮。

我年幼時就住雷音寺（地方上也稱唸佛會）與慈愛幼稚園（就是今天的蘭陽別院跟蘭苑）附近，父母親都見過年輕時的星雲大師，母親中年即皈依大師，法號淨見。宿緣匪淺，約三十年前我還在讀博時一次短暫的團體靜心冥想課程中，浮現一進校門林蔭交織鬱鬱蔥蔥的畫面，不知何處，幾年後聽聞宜蘭家鄉林美山上將建佛光大學，萌發初心。2002年，佛光創校進入第三個年頭，因緣成熟，我完成參與現今台北開平餐飲學校全面改革的承諾，來到山上，進到創校六所之一的生命學所。

創校初期學校延聘了不少享譽國內外的耆宿前輩，從我這樣一個反身解殖選擇了另類心理教育實踐路徑的後輩看來，當年雖在台灣的大學林立中，佛光大學新設後起又座落於海角山巔，卻是鴻儒齊聚，有著一般學校少見的大開大合氣度，雲起樓中央川堂裡大師的兩行字「把智慧留給自己」、「將大學留在人間」，點出為教育辦教育的純粹精神。而與我因緣俱足整合東西、格古通今的生命學所，接合心性之學、物理學、中醫學、文化人類學、高層意識心理學、另類療法、社會建構論等發展生命整體觀的課程實踐，創台灣身心靈整合研究之先，是學術邊緣中的邊緣，卻相對有著高度專業自主的寬闊，引宋儒張載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研究所宗旨，大有直掛雲帆濟蒼海的恢宏志氣。我從教學、研究、參與生命學課程發展與科學哲學體系建構，方方面面都感受到大學之謂大，在於培育能具主體性思辨力的人才，人對了，社會才有革新創變的可能。

然而，那已是台灣高等教育還能專業自主的末段了，新自由主義海嘯般襲捲全球，從美國氾濫到台灣，教育被商品化、市場化、訂單化，許多大學也不得不講求成本效益，出櫃各種大學評鑑考核，加上一年緊似一年的少子化使得大學為生存花招百出，生態丕變，招生時，要回答「可以拿什麼證照？」評鑑時會被問「課程對應什麼就業市場？」。教育新自由主義大潮漫灌逐年上升，獨立所在第一波系所整併中首當其衝，因百萬人之力，佛光大學猶有一方淨土，但生命所化外之地已難全，迄今見證六度院、系、所、組的調整與更名<sup>1</sup>。

身在系所變動處境中，涉及學生權益與情緒能量全不承擔幾無可能，衍生的問題與挑戰不足為外人道，簡言之，是一條為前賢<sup>2</sup>繼絕學、為自己面對成住壞空，練就榮辱不上心的修行路。

算來應該就是大師還能親自來校給師生開示的最後一次吧，在懷恩堂大師以他的揚州鄉音，說起他15歲在棲霞山受戒時，戒師們考試般的輪番審問。第一位戒師問他：「你來受戒，是師父叫你來？還是自己發心來的？」，少年的大師答：「是自己發心來的。」沒想到戒師執楊柳枝往他頭上猛打一陣，斥喝他：「大膽，沒師父允許，自己就敢來。到了第二位戒師那裡，也拿同樣的問題問他，這回大師心想應該尊師重道，改答：「是師父命令我來的。」沒想到又是戒師一陣頭上猛打還邊打邊說：「豈有此理，師父沒叫你來，你就不發心了嗎？」，到了第三位戒師，又問了同樣的問題，這回大師學聰明週全地答：「是師父叫我來，我也發心來的」，哪知戒師又是一頓打，打完了說：「說話模稜兩可，滑頭！」。

1. 已更改5次，第六次將會在113學年。

2. 創所前輩所長宋光宇教授、陳國鎮教授與崔玖教授，於2016年至2018年間相繼歸天鄉。

到了第四位戒師，問題改了：「你殺生過沒？」答：「弟子沒殺生」，戒師反問「你沒踩過一隻螞蟻？沒打死過一隻蚊子？說謊！」再打一頓。到了第五位戒師，又問「你殺生過沒？」，這回大師以為按上個經驗帶懺悔心答：「弟子殺過」，又是一陣猛打：「罪過、罪過……」到了第六位戒師那兒，口還沒開，大師就自動把頭伸過去，「老師，您要打就打吧。」<sup>3</sup>

乍聽故事不禁莞爾，當時我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戒師上，覺得他們無一不是在幫忙破二元對立，除了心疼少年大師那顆頭怎麼經得起這麼多猛打外，真覺得這故事是個說明「辯證」的好例子，絕對是教學上受用的好教材。

歡喜做，甘願受，為了能有學術專業的自主性我選擇立在邊緣，很公平地，也自需認受邊緣處境本質性的資源單薄與不易被多數所理解。本來，知識後殖民的解殖大業就不可能輕易實現，能有任何可為機遇已是大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盡力到最後一秒，坦然放下，仍走在解殖歷史中匍匐前進。極盡繁華沙一捧，但，凡是善知識，凡是人類世界需要的，將如伏流潛行，自會在因緣俱足之地再度泉湧。價值的分辨與取捨，不忘初心；志不滅，海闊天空處處都能見縫插針去實踐，道路上有伴同行當然好，踽踽獨行也有難得的自在清明；安靜沉潛，把因緣所及的事做到最好，心安處便是好地方。那段大學急劇變動的歲月中，特別感謝人在高雄佛光會的興學功德主也是校護社運發起人鄭麗貞師姐「一碗飯」的提點，也讓大師這個故事的作用力不只在當下，已撒下的種籽，只待發芽。

一日，隨意瀏覽大師生平，才知大師早年至青年時期其實十分坎坷，來到台灣時還被監禁入獄差點槍斃，但他全無半點憎怨，臨死無懼，唯一掛念的是沒能繼續實現弘法而感到對他的師父很抱歉。讀到大師這些早年故事，

3. 僅就記憶所及，取要義為原則簡要記載，整全版本請查閱大師文集或人間福報。

若放在西方主流心理治療視野下，任何一個孩子承 受到大師的任何一段早年經驗，難保不被假設為「受傷」，但 大師心量 之大全不在其框架中。這時，那年大師說的這個故事突然躍出，對我開顯出另一層深義。

我的注意力移到那個被打得滿頭包的少年大師，那個其實也不真有 什麼錯的 15 歲小和尚，是的，許多時候，也許不真的是我們真有什麼錯，而是，這個空間願意為我們設計那些看似無理的鍛鍊，給我們機會 練習通過它以擴大我們的心量，練到無入而不自得，練到得著真正自由，同時也擴展了承载力，可以更好地服務衆生，因而是要更感謝這個 空間，以及成就這空間的許許多多人。

素來我們從現代理性化教育接收到的教導是「據理力爭」，但辯證地看，這也使得我們的思考眼界限制在眼前所見的簡單線性「合邏輯之理」，看不見多維複雜系統性非線性的「無理之理」，有理、無理都是「因緣」，當初心所在的空間本身的價值不變，那麼，有理受、無理也受，原來是修行，能成就好因緣。

這一層更深刻的感悟，更讓我由衷感恩那個 15 歲心量之大的少年和尚，感恩那位差點被當匪諜九死一生卻仍滿心歡喜的青年法師，感恩沒被重重困難打擊而退票中止大學創辦的大師與數百萬功德主，感謝所有為教育理想的初心耕耘奉獻的人，當然，也要感謝在高教處境艱難中想方設法為所有人留得「一碗飯」的人。

大師辭世，我與許久不見的麗貞師姐談起這些點點滴滴的領會，她告訴我原來大師這故事被起了個標題：「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有理沒理都打，有理沒理被打都歡喜受，「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正是禪宗修行的一個入門法。

驀然回首，來到佛光大學已逾二十又半，大學校門兩側夾道的樹木早已蔚然成林，當年靜心冥想中的畫面不知不覺間早已清晰立在那兒。回看這些年，解殖實踐仍在課堂教學持續前進，隨著在海外講學機緣略分享生命學知識，意外有所共鳴，甚而希望進一步與佛光大學連結課程與教學合作；多年前國際研討會中的課程發展經驗發表也有大陸心理學者爲之振奮，喻爲「心靈原鄉」，今得知已有大學將理念化爲實踐；沒錯，凡善知識，總能伏流潛行。而許多人望文生義不盡明白的「樂活」，大師顯然是明白且放在心上的，在他關於辨教育的文章中提及<sup>4</sup>，但願在新自由主義凝視下，能精進論述明辨路數，不負大師所期。

大師圓寂涂毘大典日一面全程觀看直播，一面與遠在日本的兒子連線，想讓兒子知道大師對我的啟發連帶作用於他的意義，當下已止不住淚水，只能滿懷感激寫給兒子：「星雲大師對我意義重大，他是我留在佛光大學的根本理由，他來世間極爲卑微，他在世間時留給世人喜悅跟感動，做了很多貢獻，他離開時，世界以榮耀、莊嚴、最高的崇敬回報他。我承續他的精神的一部份，能有機會在這位人格偉大的智者創辦的大學任教，我深感榮幸。」

正巧，也在同一天的中午，生命所時期的一位學生突然來探望，聊起父母難爲，說他的孩子好不容易總算大學畢業也到外地的工作了，卻上不到兩個月就自己辭了，原因是遇到經常無理指責的主管，覺得自己又沒什麼不對，卻老是被挑，不願意待下去了。當下聽聞，我想到的是現在的學生，他們初出茅廬時，很需要大師這個「無理扁擔三」故事來幫助擴大受力，如果選擇投身的地方價值正確，是初心嚮往之所，那麼「有理受，無理也受」的心理準備會幫助有更寬的視野有素質地通過環境的考驗。所以，一爲記念大師，一爲年輕學子的教育準備，發心記下這得自大師的感動與領悟。

(完)

4. 見星雲大師著，佛教管理學3，弘法系列130，教育篇，佛法要進校園。



佛光大學創校十周年